

新生代文丛 · 散文诗

飘零的书页

蓝蓝 著

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新生代文丛·散文诗

《飘零的书页》

飘
零
的
书
页



蓝蓝
著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飘零的书页 / 蓝蓝著. — 郑州: 河南人民出版社, 1999. 5
(新生代文丛/王幅明主编)
ISBN 7-215-04474-2

I. 飘… II. 蓝… III. 散文诗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2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08817 号

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(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)

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9.125 字数 175 千字

1999 年 5 月第 1 版 199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-5000 册

定价:15.00 元

作者简介

蓝蓝，1967年出生于山东，后随父母迁至河南。14岁发表处女作，1988年大学毕业。曾当过工人。参与编辑了《大河》诗刊。现供职于河南省文学院，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

曾出版有诗集《含笑终生》、《情歌》、《内心生活》；散文集《人间情书》、《滴水的书卷》，编著有散文集《林间水滴》及《河南文苑英华·民间文学卷》等。

内容提要

这是一部关于自然、人生、爱情的散文诗集。

它触及永恒之梦的笔墨因虔敬而沉重，对经济时代威胁下的人性、良知充满着悲伤和担忧。这些抱朴含真的诗文以自然之目、平常之心、感激之情、纯洁之灵抒写了大地万物之美和人间悲欢之爱。



放弃成功，追求完美。

蓝蓝

序

爱是存在的

刘翔

蓝蓝是个普普通通的北方女孩子。蓝蓝是个诗人。生活风化与雕刻了她。蓝蓝拎着春天的篮子。蓝蓝在蓝天下，她向芨芨草道歉，娓娓述说着自己的故事……

在蓝蓝的散文诗里，充盈着一种爱意，它弥漫蓝蓝的篇章，一如星光与水分弥漫秋日的夜空。这种爱意并不抽象，它那么具体，以至我们的耳鼻可以亲闻，我们的指尖可以轻触。蓝蓝深知，她来自自然，而且将在大地上长眠。蓝蓝确实听见溪水在体内彻夜流淌，看见小草从心的空地上长出来，开出做梦似的幽蓝小花。

蓝蓝来自乡村，每天早晨，她看见太阳起身，赶在袅袅的炊烟之前，向人间展露笑靥。小小的村庄双膝着地，倾听着解冻的溪水在春天温暖的阳光下

流去，流过沟壑，把白云、洗衣妇的哭笑和狗吠声带走。是时候了，那些年年搬家的候鸟，又回到简陋的屋檐下筑巢，去年的雏燕今年可要做妈妈了。在《春天使我深深感动》一诗中，蓝蓝问道：“春天，我在它的额头看到了什么？在它的树、石头、草叶上，在它闪闪发亮的群星中、它的诗歌的弦上，在它哗哗流淌的河流、山野和村舍中看到了什么？”——她看到了一种爱，一种使这个日益变得不洁的星球继续存在下去的基本爱意。修长的麦苗、油菜花瓣上闪着的亮汪汪的水珠、刚发芽的柳树、笼罩村庄的大雾、老树上的喜鹊窝……这些可能在蓝蓝眼里异常珍贵，可能在她看来是世界的最后保证。到了夏天，蓝蓝把螽斯称做是夏夜的知心人，这些贪吃的虫子隐藏在豆角蔓下，那清脆响亮的叫声给焦躁的人们一丝丝绿色的凉爽。蓝蓝记得自己曾在西瓜地里守夜，大地把她高高地托起，而星空又俯下它高傲的额头，她觉得大自然像她自己的皮肤一样与她融合。麦苗拔节、灌浆、一穗穗怀孕，到了快要黄熟的时节，会飞来一些金黄的小虫，它们身上有美丽的黑点，蓝蓝在《只活一个夏天的甲虫》中谈到了它们：“它们飞到一株麦子上，抱紧麦穗，一会儿又飞到另一株麦子上，像是要一个个地吻别，它们这样做着，也把麦子们相互最后的致意一直传递到最远的地头田垄。”这是一个多么感人的珍爱生命的小小故事啊，只活了一个夏天的甲虫死去了，将丝丝缕缕的爱意散发到了也将逝去的风中。《秋后荷田》、《九月黄昏》写的都是秋天，蓝蓝的秋天是寂寞、宁静、忧郁的，有点高深莫

测,甚至冷酷无情。蓝蓝坚持认为,秋天也有自己的灯,自己的内脏与灯,蓝蓝仍然坚持:“爱是存在的。”而冬天,蓝蓝访问玫瑰,那在巴乌斯托夫斯基美丽小说中盛开的野蔷薇,那在安静的星空下,爱尔兰古老的民歌里咏唱的顽强开放着的玫瑰。冬天的日子是难挨的,她总是孤零零一个人,亲人在远方,爱过的人不知去向,但她期待着,因为她相信春的一吻会使白雪的嘴唇融化,“爱是存在的”,于是她这样“度过冬天”。

大自然并不是孤零零的纯客体的存在,它是人化的自然,小村庄是一个见证。不过,小村庄并没有像大城市一样刻意把自己从自然中隔离开来,而是和谐地隐身于动物与植物的世界——当然这种和谐正在被农药和小企业的浓烟逐渐吞没。当然,蓝蓝所指的她心中的村庄,人与自然仍然手拉着手,大沙埠是她的故乡,是她的不断延长的内心的童年。采芦笋的人的手决不同于城里人的手。放蜂人采集时光的花粉,“夏季的绿色使他的双眸永远湿润”。而柳树的生活与外祖母的生活是完全叠合的,这也是蓝蓝渴慕的生活,“外祖母看见过的太阳、微笑、泪水,她听到过的低语、雷声、树叶的瑟瑟从柳枝的梢尖涌入我的心灵,充满我,并在全身发出轰鸣”。

蓝蓝说:“一个童年比一生更长。”显然,与大自然的心跳最接近的是孩子——当他哭、笑、跑步、伤心、羞怯甚至害怕的时候。童年是蜇痛小指尖的蜜蜂,是金龟子,是绿玻璃球和刚会飞的小麻雀,是掉

了封皮的小人书,是蚂蚱暗红的内翅。蓝蓝觉得孩子是天生的艺术家,有着最细小的情感触角,一个小小的孤独的孩子面对庞然大物般的世界,永远感到惊奇。正是这种惊奇使孩子眼睛里的世界永远是崭新的:融化的冰柱、小水洼、一只张翅欲飞的红甲虫、墙角开花的马齿菜……都成了奇迹的源泉。

也许,在蓝蓝看来,那些被孩子一踢滚向远方的兔粪蛋儿,远比学者们争论中涨红的脸蛋儿要值得重视得多。总之,蓝蓝从自己的童年和孩子们的眼睛里学到许多东西,在《蒲公英和孩子》一诗里,孩子、农妇、羊群、村子、蒲公英彼此和谐相处,这也是蓝蓝追求的人生境界。当然,蓝蓝已不再是孩子,在她那些成熟的诗里,天真和好奇转变为朴素、质朴和平易,转变为一种持久的同情心和对美好事物的敏感。

蓝蓝的这册散文诗集中,处于中心地位的是她对爱情的感受、体悟、回忆和期待。她品尝过爱情的全部滋味,但挫折并没有改变她爱的初衷,并没有改变她对爱的信念。

在蓝蓝的散文诗中,爱人的面孔常常若隐若现地呈现在自然中,这种爱情像若有若无的雨丝,像咬在牙齿间的甘草渗出的味道。在《你的到来》一诗中,情人的肉身性不存在了,“我知道你说的话就是雨声、鸟鸣、流水、扫地的声音,我知道你的身体就是鱼、花、玉米和一件让人御寒的布衣”。在《栗树情人的现身》、《流年》、《当我面对你时》等诗中,爱情与自

然的交响也是那么明显。伴随着情人出现的是深邃遥远的地平线,高大的树木,草间飞舞的蝴蝶以及神秘的阳光,那阳光使情人的面孔变得虚幻模糊,或者,她挚爱的人以栗树的形象翩然而至,“他披着郁葱的树叶和满天的星光,没有脸,没有身体和手足,他只是气息,只是一阵树叶哭泣后的沉寂,仿佛是夜间古老痛苦的化身”,树形和人形叠印在一起,相爱的人伸出手臂化为彼此凑近的垂下的枝条。蓝蓝所听到的情人的呼唤已经不再是人声,她只听见岩石上流水的哗哗絮语,月光照在溪水和峭壁上,那是一种非人间的声音。

自然,蓝蓝也陷于更具体、更具肉身性的爱情中,她是个浑身为爱情照亮的女人。她说过:“我爱上了一个人,他也爱我,当我们互相吐露心灵深处的深情后,有几天我彻夜难眠。我忘记了吃饭、走路、说话,像得了热病的患者,神情恍惚,迅速消瘦下来——而且,我变得非常敏感,任何小事都会让我哭个没完。这一切全是因为爱情带来的幸福,它让我变成了一个另外的人,变成了一棵着了火的树。”(《白杨树叶》)蓝蓝是个在爱情中将自己遗忘的人,在《静静交谈》一诗中,蓝蓝回忆起一个美好的瞬间,她又一次遗弃了自己,去注视所爱的人,“我那被爱情、幸福思考过的大脑更多地思考着他:眷恋、渴望以及不可言状的忧伤的疼痛”。作为一个曾被爱情深深灼伤的人,幸福仅仅是一闪罢了,她声称“我在爱情的火焰中被烧成纯洁的灰烬”,她失落过,寂寞过,她有過一阵剧痛穿心而过的体验,但她明白痛苦和欢

乐本是孪生子,痛苦和欢乐宛如两条河流在她体内汇合。经历过美好和创痛的每一个细节,经过回忆的水的遍遍淘洗,她写下了如下的话:“但是,人世间的的事情就是这样:那些能够深刻地得到过幸福的人,往往又是曾经经受过极大不幸和悲痛的人;这些不幸和悲痛如此沉重,以至于他们对此闭口不谈,只在脸上浮现出幸福的微笑。”(《幸福》)

说起蓝蓝的艺术风格,我们先得追问“蓝蓝的由来”,不是指她的故乡——她故乡的一草一木,每一群羊,每一只甲虫和蠢斯,赶车人和放蜂人,显然已成为她生命的底色、诗篇的活水源头——而是指她文学上的“故乡”。也许这一“故乡”是彼得堡,俄罗斯诗人们的彼得堡。“彼得堡!天哪,对于我来说,彼得堡就是一些人的名字,就是叶赛宁和普希金,就是茨维塔耶娃与阿赫玛托娃,就是捂着嘴咳嗽不止的索德格朗;它是一首诗的题目,是下雪的沙沙声;甚至是钟声里升起的白桦林和瓦雷金诺——我想我知道帕斯捷尔纳克写诗的那张桌子。”(《去彼得堡》)蓝蓝在别处也特别提起“索德格朗是个伟大的女性”,尤其赞赏索德格朗的诗句:“从幸福的胸膛里升起痛苦那伟大的赞歌。”蓝蓝称里尔克为“珍贵的里尔克”,赞佩里尔克对艺术之纯粹性的坚持。在《雨中轻诉》一诗中,她写道:“傍晚时读了一会儿里尔克、茨维塔耶娃及帕斯捷尔纳克的三人书简——我读了几行就忍不住哭起来。每一次读它我都会流泪,仿佛哭泣从来不曾停止。不是悲哀,是因为别的什么

东西,是与我的生命有着真正联系的那种东西。”与她的生命“有着真正联系”的,还有蓝蓝亲唤为“老弗罗斯特”的那个美国人,还有写《柏拉特罗和我》的西班牙诗人西蒙内兹,还有法国诗人勒韦尔第和雅姆,还有比利时超现实主义画家马格利特,还有俄国作曲家柴可夫斯基,以及别的许多人。蓝蓝的艺术灵魂是在与这些大师的心灵交往中逐渐形成的。

从风格而言,与 20 世纪的主要女诗人相比,蓝蓝并没有达到那种高度风格化的境界,在深度、力度和尖锐性上还无法与大师们相比。蓝蓝的诗里没有阿赫玛托娃的高贵气度,没有茨维塔耶娃的那种尖锐得令人屏息的高音,没有索德格朗那种凌厉、冷峻、孤傲和挑衅般的气势,但蓝蓝有她自己的风格,有她自己的艺术视觉,她只有 31 岁,还有的是时间来精心磨砺自己的诗艺。

蓝蓝的风格并不多变,也许几个词就可以点明,这几个词是:细腻、敏感、凄美、质朴,还有温暖,是的,温暖,一种发自内心的柔情,一种经过细细艺术雕刻后仍然朴素的歌曲。蓝蓝献出作品,就像她带来了她自己乡下的果子和清水。

这种风格是与蓝蓝从回忆中汲取养分和形象的做法完全吻合的。时间的水流把一切冲开,亲人、爱人和友人在死亡与痛苦中走散,只有回忆和梦可以留住一切,留住那些美好瞬间。蓝蓝觉得在她身上的某处——不知何处的某处——过去的一切都完好如初,像尚未触动的热气腾腾的面包,发出比梦更神秘的香气。也许我们忘了一个人的眼睛,是小是大,

是双眼皮还是单眼皮,但我们记得那一个瞬间的眼神;也许我们忘了一个人曾谈些什么——他谈了那么多——全都忘了,但我们会记得那独一无二的语调。这些生命的细节都被蓝蓝观察到了,记录下来。在回忆中,一切距离都崩溃了,在此刻的悬崖上,玫瑰之火与死亡之唇吻在一起。死者的白骨穿上家常的衣装,站在生者面前。痛苦与极乐对酌,又融合在一起。

正是在与记忆、梦想的静静交谈中,蓝蓝写出了细腻、敏感、凄美、质朴的散文诗,一种心灵的温和和善良给全部诗篇笼罩上一层暖意,确实,这是一种让人心灵温暖的诗,不是让人去偷窥她心灵凄厉的尖叫,不是让人坐下来和她一起哭,而是说——喏,天空多美啊,一只鸟在蓝天上划了一道黑色的弧线就飞走了——说着她就哭了,不是为了自己内心的悲恸,而是为了美好东西的存在而哭,为了“爱是存在的”而哭。

那么,蓝蓝的诗究竟有什么意义呢?在一个日益钢筋混凝土化,踏着河马的步伐大踏步向现代化走去的时代——它们有什么意义呢?——甚至“现代”已经被看做是一个很落后的概念了。但蓝蓝的为人处世原则和她的美学都是古典的、传统的,只稍带一点浪漫而已。她用乡村反对城市,用精神反抗肉体。她有严格的德行:“私欲的快乐是类似苍蝇一样无耻的东西;痛苦若是人性地把握着,则是一种高尚的享受。”但是,且看,一幢幢摩天大楼的崛起吞

没了一片片森林和庄稼地,这是人类欲望的膨胀与隆起,高楼上升的速度与人类堕落的速度几乎是相等的。然而,我们能够停止自己的堕落吗?不能!首肯人类的私欲是现代文明的基石,私欲(受到法律约束的私欲)是现代化在人的主体方面的主要基础。我们能停止现代性的进程吗?不能!现代文明只要求人的最低限度的道德,而蓝蓝要求的完全是另一种道德。

道德理想主义曾经给中国人带来极大的灾难,幸亏,蓝蓝所倾向的道德理想主义完全是非体制性的,完全是个人化的。蓝蓝的理想主义显得极其珍贵。

人们不断遭到凌辱大地母亲后引来的报应,大地母亲已变得多么憎恶人类。但蓝蓝是大地母亲的好女儿,她珍爱有一朵小雏菊在路边拦住她的那些早晨,珍爱那些夜晚——她伸出手就可以够得到星辰——它们多么像爱人的眼泪,她相信大地是有灵魂的。所以她踩倒一棵芨芨草都忙着要道一声歉。

蓝蓝有时觉得自己像开在天边的单瓣的野花那么孤寂,“没有同行”,在心灵的孀居中“深刻地迷了路”。她说,“我被关在世俗的门外”,颠沛流离,灵魂躲在身体里,绝望在歌唱。但是,面对人生的柔软无力和无法释怀的焦虑,蓝蓝并没有放弃憧憬,“当我在世界走投无路时,我便退回我的憧憬,做一些小小的善事”。

是的,小小的善行尽管微不足道,但足以点亮生命的一些寂寞旅程,向美好而脆弱的事物伸出救援

之手,等于自我救赎。

蓝蓝的诗是爱的祈祷,她唱道:“我是从远处飞来的一只鸟,在你的灵魂的屋檐下筑巢。”这是你,这个完美的存在,是情人,是支持情人的爱,也是爱所依托的大地母亲。有爱的灵魂是会繁衍、生育的,“爱是存在的”。

1998年8月26日——9月2日

目录

序 爱是存在的	刘翔 001
---------------	--------

槐树里谁在说话

冬天的来临	003
洗旧被单	004
悲剧	006
在楼梯拐弯处	007
离别	009
玉米	011
惶惑	012
词语	013
良知	014
风暴来临的时候	015
问	016
烛光	017
为一帧孕妇的照片而作	018